



星雲說喻

不要把歉疚帶到
棺材裡面去

文／星雲大師

每一個人在世間上生活數十年的寒暑歲月，最終免不了都會有老病死亡的一天。一般人看待死亡，常常是不甘願、不接受、不放心，總感覺到有些志願還沒有達成，有些事業還沒有成就，有些恩惠還沒有報答，很多事情還沒有交代，對世間還有許多的虧欠。可是無常一到，是由不得人等待的，如果無法放下，那只有把歉疚、慚愧、遺憾一起帶到棺材裡面去了。

話說在痴夢林中，有一隻梅花鹿，生得一頭美麗的鹿角，走起路來總是威風凜凜，盛氣凌人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。當其他動物一同覓食、玩耍時，牠總是獨自站在溪邊，陶醉地看著自己的鹿角。

但是好景不常，這隻梅花鹿漸漸老邁了，沒有朋友可以交談的牠，忽然心生寂寞，不禁感嘆起自己一生不僅沒有好好欣賞林中的景物，也錯失了與人交遊的機會。即使面臨死亡，梅花鹿躺在溪邊，身旁依舊冷清，牠輕輕問著昏黃的月牙：「我的鹿角，還是那樣完美無瑕嗎？」一陣晚風吹過，牠緩緩無助地閉上眼睛，遺憾自己一生執著於美麗的鹿角，卻錯失了可貴的一生。

一個人在世間上，如果能把應該做的事情做好，一旦走到了百年，就能坦蕩蕩，無牽無掛，自在灑脫，又何須等到人之將死才來悲嘆呢？

縱觀許多人的一生，只顧著賺錢，到最後錢都還來不及花用，就帶著遺憾離世；也有很多人一生只顧拚命創業，無常一到，事情還未能完成，只有帶著歉疚離開人間。像這樣，於個人的事業、金錢上有歉疚，倒也還罷了，有的人是對別人感到歉疚，比方說，有人幫助過他、有人施恩惠於他、有人給他贊助，他雖然有心要回饋、回報，但是總想到「以後再慢慢說」、「以後再來做」……到最後，無常來到，他只有把那許多沒能完成的歉疚，帶到棺材裡面去了。

過去的聖賢在世間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」，把很多的功德、道德、事業留在人間，不但對世間沒有虧欠，還充實了世間的富有，給予了大眾的福樂，讓大家都享受到他們的餘蔭，想必他們是含笑而去了。

人生能做到這樣，就不會白白到世間走一遭。因此，希望大家都能「今朝事，今朝畢」，將來不要把歉疚帶到棺材裡面去，否則實在划不來。



圖／道璞

人生悟理

鬆懈引發迷惑

文／丁錫鏞

歌德說：「人只要一鬆懈，就會心生迷惑。」任何人，在任何時間，任何地點，面對任何人，任何事，任何物，都不可「鬆懈」，否則將會心生「迷惑」！迷惑一旦產生，鬥志便會動搖，目標跟著搖擺，失敗就在眼前！人可以偶爾放鬆心情，養精蓄銳，但不可以鬆懈心防，迷失鬥志！成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成功是靠努力、堅持、奮鬥而來的！



大師朝禮金喬覺 開示四大皆空



↑星雲大師（前右）出席在南京舉行的釋迦牟尼佛頂骨舍利供奉大典。



↑供奉在棲霞寺的佛頂骨舍利，被迎請至牛首山佛頂宮永久供奉。



↑星雲大師朝禮金地藏菩薩肉身。

【記者金蜀卿安徽報導】在九華山佛教協會會長慧慶大和尚、副會長聖富大和尚迎請下，星雲大師一行日前赴肉身寶殿，朝禮地藏王菩薩應化身—金喬覺肉身菩薩。星雲大師勉勵信眾效法地藏菩薩精神，並以唐代金喬覺〈送童子下山〉一詩開示人生四大皆空的道理，若能從佛法中體悟到信仰的能量，自然能頂天立地，無處而不自在了。

星雲大師在肉身寶殿廣場前開示，地藏有覆載，含藏之意。如同吾人不能住在虛空中，必須靠大地承載；大地蘊藏著種子、石油

等無限寶藏。大師勉勵在場僧眾效法地藏王菩薩精神，欲作佛門龍象，先做眾生牛馬。

「空門寂寂汝思家，辭別雲房下九華，愛向竹欄騎竹馬，懶於佛地聚金沙。添瓶澗底休撈月，烹茗甌中罷弄花，好去不須頻下淚，老僧相伴有煙霞。」——唐·金喬覺〈送童子下山〉。

星雲大師以此詩惕勉大眾堅固道心，大師說，作者金喬覺在九華山修行時，身邊的一位沙彌侍者嫌山居生活寂寞，想回到人多熱鬧、有親情的家鄉，可是又捨不得師父。金

喬覺知道他的心意，便於送他下山時，吟誦詩偈開示他，人間的五欲塵勞都是虛幻的，只有佛法才能永恆留存。

據《宋高僧傳》載，地藏托胎為新羅國（今朝鮮半島）王子金喬覺，唐玄宗時（西元六五三年）來到中國大陸，於九華山結廬苦行修煉，九十九歲圓寂，肉身不腐。金地藏肉身供奉在寶殿塔下，世界各地前來禮拜的信徒無數，尤其以南韓佛教徒最甚。

九華山遂成為地藏道場以來，在這一百平方公里之地，有據可查的肉身菩薩就達十四

貧僧有話要說

十九說

我主張「問政不干治」

文／星雲大師

知道貧僧的讀者們，除了知道我有非常多的名字以外，我還有一個名字，就是許多人稱貧僧為「政治和尚」。「政治和尚」這個名詞，我也非常不喜歡，因為貧僧從小出家，一生也沒有做過官，也沒有受過政府的津貼，甚至我和政府官員之間，偶而接受他們的訪問以外，也沒有太多交往，我為什麼要被冠上「政治和尚」這個名詞呢？

政治，不是什麼不好，有名的政治家，像英國的邱吉爾、美國的林肯、羅斯福、德國前總理柯爾，他們為國家服務，為人民謀求福利，功在人間。也有一些政客利用權力，圖私為己，國家、人民都不放在心上，當然就不可以稱道了。

政治和尚 百思不得解

說我是「政治和尚」，我是政治家呢？還是政客呢？屬於文官？還是武將呢？我有參加過什麼政治運動嗎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會有「政治和尚」這一詞，大概由於我曾經是國民黨的黨員；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任命為國民黨的「黨務顧問」，我沒有接過一份聘書，也沒有一個人轉告我是黨務顧問。後來，我又做了國民黨的「評議委員」，我也沒有接到什麼人的通知，也沒有收到聘書，只是在報紙上，看到國民黨人事中央評議委員名單中，有「星雲」兩個字。既是國民黨的黨員，國民黨給我什麼名義，我也不能推辭否認了。

說起了貧僧做國民黨的黨員，在十八歲的那一年，中日戰爭結束，國民黨和共產黨抗戰勝利，在我們佛學院的講師名單中，有一位講公民課的老師，口才相當，雄辯滔滔，非常受我們同學的敬重。有一次，他叫我們全體同學都參加國民黨，做國民黨的黨員。我也不知道做一個黨員，會有什麼權力、盡一份什麼義務，他只是發給每一個人一張黨員證書。

但當我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的時候，有一天，代表師兄到祖庭百里外的一戶人家做功德佛事，走在一片荒野山區，忽然想到，國民黨、共產黨的人士經常在此活動，我身懷國民黨的黨員證書，假如給共產黨知道，小命就不保了啊。於是，就把這張黨員證不放在身邊的口袋裡，而插在鞋子的旁邊；因為要走一百多里路，等到做完佛事回到祖庭，再看看這張黨證，已經磨成麵粉的樣子了。我心裡想，這樣也好，我是出家人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必惹塵埃」呢？

貧僧建言 獻策給國家

當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，一、兩年後，那時，國民黨有「黨國元老」之稱的李子寬老居士，他曾經和大虛大師、章嘉活佛，三個人共同列名抗戰勝利後的「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」委員，他就對我們說：「你們法師，要想在台灣弘揚佛法，不給政府認同，恐怕難以活動，我勸你們，統統參加國民黨做黨員吧！」

雙好

文／佛光星雲（1927～）

心好命又好，榮華富貴早！
心好命不好，一生能溫飽。
命好心不好，前程不能保。
心命都不好，窮苦直到老。
說好話，做好事，存好心，
建設人間善美的淨土。

——選自《人間音緣》

走出傷痛

佛度有緣人

文／黃秀莉

對面大樓的畢太太，無論白天或黑夜、晴天或陰雨天，總是撐把紅傘，身穿紅衣，足踏紅鞋；怪異醒目，面若寒霜，不近人群。聽左鄰右舍說：十年前，畢太太唯一的兒子因為不堪父親望子成龍的心切及高壓的管教，母親又軟弱無能，無法幫襯緩頰，以致孩子長期下來，精神不堪負荷，在年紀輕輕的高中時期，選擇跳樓輕生。自此以後，畢太太就變成這般模樣，猶如一具行屍走肉。

（待續）

文與圖／尤俠

